鄉黨圖考補證

鄉黨圖考補證卷四

黃縣王漸鴻著

宮室

朱子儀禮釋宮

圖考引儀禮釋宮題曰朱子儀禮釋宮案儀禮釋宮宋李如圭作也如圭廬陵人字寶之淳熙中作儀禮釋宮與朱子往復商訂後人載於朱子文集雜著中誤傳以爲朱子作　國朝修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中得其說訂爲李如圭撰簡明目錄曰如圭作儀禮

集釋復作此書以輔之

啟戶啟牖鄉　釋宮引士虞禮

士虞禮啟戶啟牖鄉如初當從敖氏集說讀啟牖為句鄉如初為句鄭以鄉為牖蓋以詩塞向之向解之謂北出牖也然豳詩民舍由便士大夫正室有南牖無北牖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彼北牖本是北墉之誤陸氏釋文云舊音容是舊本作墉可知士喪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邢昺論語疏云病者常居北牖下沿喪大記之誤朱子亦沿其誤

僎在尊東爲東北

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鄭注今文遵爲僎鄉飲酒義坐僎於東北鄭讀僎爲遵從古文也鄉飲酒禮之遵席於賓東鄉射禮之遵席於尊東舊解尊東即賓東誤蓋鄉射禮設尊於賓席之東尊去賓席近故遵者之席在尊東鄉飲禮設尊於房戶之閒而賓在牖前尊去賓席遠故遵者得在賓東鄉飲鄉射禮節多同唯此設席設尊之節不同者鄉射行之於序序中無室與房故異也

守訓案遵僎二字古往往相通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是其證又注云或爲全此又同音之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是其證

賓在戶牖閒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

鄉飲之賓在牖前舊說牖前卽戶牖閒正中圖考因之而於坐賓於西北一句不能相通則云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若然則介在西階上以阼階上視之是對面正西記何以云坐介於西南也西階上既據

中堂爲西南而戶牖閒正中之位乃據阼階而言西北無是理也記言坐賓於西北益知賓在牖前非戶牖閒矣

內賓在宗婦之北 儀禮釋宮

特牲記曰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釋宮引此謂內賓在宗婦之北誤也當云宗婦在內賓之北

大夫士無東西階

少牢禮曰司宮洗籩于東堂下特牲記曰凡席兩敦

在西堂是大夫士皆有東西堂也既有東西堂豈得無東西階

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别有土爲之

爾雅垝謂之坫注曰在堂隅非謂堂隅即坫也蓋堂隅有坫取屏蔽之義說文坫屏也惟别有土爲之然後可以爲屏蔽鄭氏聘禮注曰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間是序之外坫之內堂上隱蔽之處也

顧命四人夾兩階戺傳云堂廉曰戺戺或是兩階之廉亦名戺

說文廉側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則廉是堂上側邊之處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此是四人立於堂下各以二人夾一階廣雅戺砌也說文砌階甃也然則戺即階之兩旁甃石以持其階者僞孔書傳以戺爲堂廉誤矣蔡邕獨斷曰階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可爲此夾兩階戺之證

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治朝考注

揖或謂之肅不謂之肅拜凡拜必跪肅拜者婦人之

拜跪而舉首下手也古人之揖立而拱手而已今人之揖漢謂之長揖古人無此揖法注疏誤以長揖爲肅又誤以肅爲肅拜後儒遂誤以肅拜爲揖別有辨詳周禮條辨九拜條下

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一爲與羣臣燕飲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燕朝考

路寢之朝爲每日聽政之處即無事亦必日日臨之不必分別四事也欲分之則當言其何者爲朝禮何

者爲燕見圖考所推與宗人圖嘉事與羣臣燕飲朝禮也燕禮先行朝禮此外又有射禮燕射在朝亦先行朝禮若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羣臣以元端服夕見此皆是燕見非朝禮矣又案士冠禮元端元裳注曰此暮夕於朝之服疏曰士向暮之時夕君之服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據此則元端服夕見者唯士耳注疏說士以元端服夕見亦恐未確說詳元端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

聘禮圖事在內朝是也注疏說是在治朝然治朝無

坐處聘事重大非立談所能定也君與卿圖事於堂上圖之其羣臣則序立堂下經云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使者亦卿也而亦在堂下西面之位然則堂上與君圖事者上卿一人而已又案卿大夫在堂皆有時坐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注曰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疏曰路門外正朝大夫以下皆立君亦立 若其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若孔子攝齊升堂升堂則坐矣今案升堂亦不必皆坐孔子對儒行遽數不能終然後命席也正朝之禮

皆立而不坐燕禮亦先朝於內朝君立阼階下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此即內朝之朝禮雖君亦不坐也鄭云大夫坐於上仍是據燕而言若士雖燕亦不升堂坐

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

治朝燕朝皆有卿位曲禮下卿位下治朝之卿位也若過此不下直至阼階前然後下車則直是至堂下下車升堂耳何以見其爲下卿位

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由闑東（棖闑閾考）

引曲禮疏

禮凡言入門左出門左者此以出入之人爲左右入門左謂由闑西出門左謂由闑東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幣入門左疏曰凡門出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是也凡言由闑右者據闑爲左右門以向堂爲正闑右即闑東曲禮疏是也圖考引曲禮疏自注曰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

西爲右者未見此注疏耳今案以注疏爲證不若以經爲證覲禮侯氏告聽事入門右天子辭乃出自屏南適門西此以臣禮見入門右卽由闑東其出也繞屏南適門西則出亦由闑東可知矣天子廟門外有疏屏此可證出入君門皆由闑東唯賓乃由闑西

以賓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闑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此謂諸侯相朝介等隨後鴈行故大夫中棖與闑之

閒無嫌以此推之人臣出入君門卿大夫當稍西拂

闑士當稍東拂棖

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堂階考

此尺寸之數本之王制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營造尺五尺爲步故知古之八尺當今五尺以此差之則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也陳氏祥道曰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王制所云此八寸尺也今案考工記亦有八寸尺車人云人

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丈夫也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與考工記車人合說文亦有十寸尺尺字下云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與考工記玉人亦合金誠齋古尺考曰江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於經悉皆不合今案江君所推周之八寸尺也考之考工記王制說文無不合者

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

阼階主人之階也父在子不由阼階臣於君之堂亦

然故升降皆以西階為正若君在前臣隨後相從而升堂則亦升阼階不敢與君分階而進避客禮也故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此足見臣隨君後升階之法若君在堂臣燕見亦有時升阼階士相見禮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注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若禮事或燕或射之類則君在堂臣皆升西階

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亦是以禘禮行之於秋嘗魯宗廟考

祭祀皆用夏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未可行秋嘗之祭禘是禘嘗是嘗江氏合而一之非是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記者僞託之言辨見禮記條辨魯之郊禘條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大廟即是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詳後覲廟考

衣服

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冕考引弁師注

康成謂大裘無衮其冕無旒皆臆說也大裘之衮十二章其冕十二旒（辨見周禮條辨司服）冕服有六而弁師言五冕者弁師所辨五冕之等差裘冕非臣下所得服無所用其辨故不聯數

黃帝用黈纊後王文易之以玉注

詩齊風充耳以素乎而毛傳以充耳爲瑱鄭箋曰以素爲充耳所以懸瑱或名爲紞案鄭氏蓋因詩言以素又言瓊華疑充耳不當有二物故以充耳以素爲紞然鄭注士喪禮亦以充耳爲瑱說文玉部亦曰瑱

充耳也則充耳即瑱矣詩言以素又言瓊華者葢充耳實有二物陳祥道禮書曰士瑱用白纊見士喪禮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毛氏以素爲象非是人君用黈纊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春秋傳曰縳如一瑱昭二十六年傳則縳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案此說充耳有纊又有玉徐鍇說文繫傳曰纊以黃緜綴冕兩旁下繫玉瑱又謂之珥細長而銳若筆頭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而

冕服九章　冕服考引司服注

康成此說後儒多非之謂龍虎亦繪於旗而冕服不去龍虎今案龍火山又繪於韠而冕服不去龍火山也且郊特牲明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惟其有日月星辰故曰象天也若但以龍爲首豈足以象天乎鄭康成謂王被袞以象天是魯禮然魯未嘗稱王也圖考左袒康成而指後儒之說爲非是非未免顚倒

周天子裘冕十二章袞冕九章說詳周禮司服

希讀爲絺或作黹　司服注

鄭氏司服注曰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俗本倒
其文江氏又截去字之誤也一句段若膺周禮漢讀
考曰尙書僞孔傳作絺是鄭君所謂誤者今本周禮
黹絺互換遂不可通今案蔡沈書傳云絺鄭氏讀爲
黹是宋本周禮猶未互換而陳氏禮書以希冕爲章
少而譏鄭君以希爲絺之非是陳氏所見本已誤黹
爲絺矣江君所據周禮正是黹絺互換者急宜正之
守訓案書正義引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又注尙書
大傳引絺繡亦作黹繡則司服注係後人刻本黹絺

互換顯然可證也玉篇黹或作黺

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 王制疏

王制三公一命袞蓋王之三公八命當服鷩加一命則服袞也其執璧者出封有國乃有命圭未出封自當執璧若因執璧而服毳則加一命者遠越鷩而服袞必不然矣又案天子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無其人則缺春秋劉子單子皆爲王卿而封爵爲子則當與子男同執璧而服毳冕矣

無孤之國卿希冕 王制疏

公侯伯之卿三命服元冕子男之卿再命反得服希冕尊卑倒置必無是理

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經服見之弁服考

春官司服曰凡弔事弁經服不見有素爵弁弁師云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而加環經即謂之弁經而不言以何弁加經蒙上皮弁之文是以皮弁加經也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是王之弔諸侯弁經緦衰矣而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彼據在廟哭諸

侯而言故爵弁紂衣耳紂衣綠衣也康成檀弓注曰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是也然彼直是爵弁並非素爵弁以其在廟不可純用素服故變皮弁環經而用爵弁不加經也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文王世子注曰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夫錫衰之首服既是皮弁則弁經明是皮弁加經矣然則天子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者皆是皮弁加經何據又有素爵弁

司服不言爵弁者疏云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

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也

司服之皮弁即包爵弁在內非不言爵弁也說已見皮弁圖

天子有爵弁見於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諸侯

有爵弁見於雜記公襲爵弁二孤有爵弁見於雜記

鄭注爵弁而祭於己者唯孤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如孤之服則卿大夫亦有爵弁明矣經文殘闕卿

大夫之爵弁於經不見學者但知卿大夫助祭以元

冕自祭以元冠不知卿大夫有爵弁矣今據司服所

言衣服之制以次轉相如知卿大夫元冕之下有爵

弁卿大夫之爵弁蓋從君小祭祀用之卿大夫元冕之下既是爵弁故士之服宜自爵弁而下經言皮弁者爵弁亦通名皮弁耳

顧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毛詩疏

書顧命四人綦弁僞孔傳云綦文鹿子皮弁疏曰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今案鄭以爲青黑僞傳以爲綦文皆非也蓋弁冕在首色宜純不得用雜色王肅以爲赤黑猶近是赤黑即爵色謂爵弁也然不知此

綦即周禮玉璂之璂士之爵弁皮弁皆有璂傳謂士弁無璂今據顧命有綦弁正是士弁有璂之證此綦弁即爵弁也互詳皮弁圖陸氏佃曰周官無綦弁尚書無皮弁綦弁即皮弁今案大夫士在君廟上下同服有冕者服冕無冕者皆爵弁不得以皮弁雜乎其閒顧命下文歷言一人冕上文言二人爵弁正是同服此又言四人綦弁變爵弁言綦弁者互文見義正見爵弁有綦又名綦弁耳賈氏玉府疏云皮弁韋弁冠弁皆有玉璂然則凡弁有璂爵弁亦有璂明矣弁師五

釆玉璂鄭讀璂爲綦綦引詩其弁伊綦其箋詩其弁伊騏曰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疏引書四人騏弁釋文引說文作瑧然則綦也瑧也璂也字皆相通也騏又假借字又案天子之上士元冕中士下士皆爵弁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國有大喪守王門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是虎賁之中士爲之也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喪紀則衰經執戈盾顧命四人綦弁執戈夾兩階是旅賁之下士爲之也中士下士祭服皆爵

弁故知綦弁卽爵弁也周禮言衰絰執戈盾顧命不
衰絰而爵弁者行册命之禮宜用祭服也
素衣麑裘之素衣恐只是白布用白繒則有以帛裹布
之嫌　注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
衣也中衣用素素絲染以元大夫以緇皮弁朝服元端麻衣也
中衣用布棊皮弁元端中衣皆用絲人君皮弁服錦
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是也大夫皮弁服
則論語素衣麑裘是也元端服大夫士皆以元綃爲

中衣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是也詳後裼裘考然則皮弁服元端服皆是布在外帛在裏又中庸衣錦尙絅亦是布在外帛在裏而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諸家皆以爲疑江氏疑素衣麑裘之素衣只是素布又疑皮弁錦衣與衣錦尙絅皆是以錦爲緣其說難通孫敬軒以裏爲中衣之裏引檀弓練衣黃裏爲證又曰皮弁服爵弁服中衣用帛其裏亦用帛元端服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用布此說可釋諸家之疑惟元端服之中衣猶沿注疏之誤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冠考引士冠禮

鄭解缺項誤圖考辨之亦不明了郝氏敬曰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萬充宗曰缺項謂冠後兩開不相屬青組纓屬于缺謂以青組繫缺冠時合兩組結之此二說皆簡明蓋緇布冠無笄恐著之不固故有缺項冠卷之後謂之項其上畔縫著冠梁處既縫合之矣由冠梁而下則缺之而不縫合以青組爲兩條纓屬于缺既著冠乃結其纓以固冠此纓結於項後非結於頷下故不緌

屬武是結纓而武連於首

江君此條辨注疏之誤甚確惟此句不甚可曉若如所云豈垂緌者武不連於首乎蓋居冠屬武者對下有事然後緌謂燕居之冠既結纓於頷下以其餘繞上而屬於武不垂緌也於此益見元冠有緌有事則垂下之以爲飾所謂有事然後緌也

燕飲羣臣之服亦即田獵之冠弁服朝服考注

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鄭注謂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非也江氏謂燕羣臣之服即田獵之冠弁服亦非

也燕禮記曰燕朝服於寢天子之朝服皮弁服燕羣臣亦以皮弁服白布衣非養老之元衣也天子田獵之冠弁卽虞人所掌之皮冠非燕羣臣之皮弁服也有辨見禮記王制周禮司服各條下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服考引士冠禮注士之元端服所用亦廣士冠禮賓主人擯者贊者皆元端也鄭謂元端士入廟之服亦據一偏言之冠者既冠易服見於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皆元端也又爲齊服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又爲事父母之

服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韠紳又爲養疾之服士喪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所謂齊元而養也獨暮夕於朝未聞服元端鄭或別有所據

大夫元端以素爲裳故素韠玉藻疏

元端素裳素韠是朝服非元端服大夫之元端服無正文玉藻齊則績結佩而爵韠注專指爲士之元端服疏曰此謂凡應佩玉之人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其說實勝於注然則大夫元端亦爵韠也凡韠順裳色其裳亦當元裳陳

氏祥道曰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今案大夫以上皆元裳惟士或用黃裳雜裳亦可也辨又見禮記條辨韠君朱大夫素條下

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深衣考引禮記深衣

鄭目錄

大夫以朝服爲祭服其中衣則鄉黨所謂緇衣是也不用素天子諸侯以冕服爲祭服衣色元中衣與上服相稱則元衣也亦不用素詩所謂素衣朱襮者皮弁服也天子諸侯之皮弁服用素錦爲中衣未聞祭

服之中衣有用素者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深衣

孔疏曰袂長二尺二寸並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濶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案圖考全引此疏而不知此疏之誤鄭注所云臂骨上下

各尺二寸者謂從肘上至肩下至腕皆尺二寸也然
猶未計手之長說文手長八寸謂之咫身脊至肩尺
一寸從肩至肘尺二寸從肘至腕又尺二寸合之爲
三尺五寸加手八寸則四尺三寸矣深衣之幅二尺
二寸除去兩邊縫之所殺各一寸實止二尺覆脊至
肩尺一寸從肩覆臂止得九寸尙不足以覆臂之半
何謂覆臂將盡也衣幅二尺二寸以袂屬幅又二尺
二寸幷綠寸半爲四尺五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
寸實止四尺一寸半覆手尙不足安能反詘之及肘

也俞蔭甫羣經平議云肘當從或本作腕不知如此尺寸直之向不足以覆手安能反詘之及腕乎蓋孔氏所計尺寸之數仍是禮服之袂人長八尺兩臂伸之亦八尺故曰舒肘知尋尋八尺也禮服從脊縫至袂口幷緣計之四尺一寸半兩袂伸之裁有八尺三寸故其中衣之袂繼揜一尺然後可以覆手玉藻所謂長中繼揜尺也深衣之制與長衣中衣等長中繼袂揜一尺深衣之袂亦有繼揜可知經云反詘之及肘幷繼揜言之也此繼揜以及肘爲度又不但一尺

矣孫敬軒禮記集解引劉氏曰二尺二寸幅之袂僅足齊手無餘可反詘也曰反詘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爲拘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案接袖不拘一幅是亦謂有繼揜矣鄭氏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袖矣深衣則緣而已鄭意謂深衣但有純袂無繼揜其深衣注云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此注實難解細詳肘或爲腕四字乃是後人所加指注中肘以前肘字或爲

腕蓋袂屬幅於衣足以覆至腕腕以前又尺二寸足以反詘之及肘矣然則注中肘以前肘字當從或本作腕無疑至於鄭注玉藻謂深衣無繼揜者鄭意謂屬幅於衣之袂與腕以前之袂通謂之袂故無繼揜也

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

圖考此條辨孔疏之誤繪圖立說最爲詳核後儒或謂十有二幅爲合上衣下裳通計十有二幅非也經云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則是周圍十有二幅甚

明

帶亦象衣　通考服色相稱

諸侯君大夫朝服皆緇衣未聞亦緇帶圖考云帶亦象衣非也玉藻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是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無緇帶也玉藻又曰士練帶又曰士緇辟言士以練繒白緇為帶體裨其末用緇耳帶必用素者以潔白束其身也士冠禮筮日主人朝服緇帶疏曰此言緇據辟者而言是也又陳服爵弁服皮弁服元端服皆言緇帶皆

緇辟也士既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同一緇辟則君大夫冕服弁服冠服同一素帶可知　燕禮記燕朝服于寢鄭注云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冠元端素裳緇帶素韠白屨敖氏繼公曰元冠元端素裳緇帶素韠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以元黃爲異（雜帶飾帶素帶飾之外以元內以黃）若人君則朱綠帶也（君亦素帶朱綠爲飾）其餘亦與士同　案敖氏是也君臣同素帶其差異者惟帶飾耳

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韠（緇衣羔裘考）

朝服之衣以緇元端之衣以元元緇相類而小異朝服白屨元端黑屨亦不但易其裳韠

天子視朝皮弁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兼考諸侯君臣諸裼裘制

引玉藻疏

庭詩箋疏謂諸侯於天子之朝皮弁服非也鄭康成於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賈疏因謂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服亦非也今以尚書顧命康王之誥證之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此時王未釋冕是受贄在朝亦冕服也陳氏祥道曰皮弁服王日眡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禮是也

漸鴻案諸侯在天子之朝皮弁服賈公彥孔穎達皆同此說其實非也諸侯之有職於朝者若鄭桓公武公爲周司徒其平日從王眡朝固皮弁服矣若外諸侯來朝則皆冕服唯始至乃皮弁服耳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疏曰諸侯來朝至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迎勞諸侯亦皮弁從使者入此疏是矣覲禮至于郊王

使行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又曰侯氏遂從之然則諸侯始至之時皮弁服也若天子賜之燕在朝亦皮弁服燕禮記曰燕朝服于寢天子之朝服皮弁服詩頍弁曰有頍者弁是天子朝服以燕也若既燕而與諸侯賓射在朝亦皮弁服詩賓筵兼言燕與射曰側弁之俄是也疏家概言諸侯於天子之朝皮弁服實不然矣

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 玉藻疏

鄭氏玉藻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案呂氏春秋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狐也然則狐白裘裘之尤貴者天子之卿大夫雖得衣狐白其無狐白者蓋亦麛裘耳

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 玉藻疏

玉藻君衣狐白裘言君則兼諸侯在國者言之若在天子之朝則不得稱君矣疏謂諸侯在國素衣麑裘無狐白裘非是玉藻下文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豈專據在天子之朝而言哉 說又詳裘制雜考

皮弁服之布而用錦衣裼狐白得無以帛裏布之嫌與

以帛裏布當從孫氏裏爲中衣裏說已見前圖考避以帛裏布之嫌謂錦衣是但以素錦飾領與袂然詩唐風曰素衣朱繡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繡鄭皆讀爲綃是人君素錦衣綃黼爲領丹朱爲緣不以素錦爲領緣也

衣錦尚絅大夫以上婦人始嫁者之服也

古者婦人始嫁之服惟國君夫人衣錦褧衣見詩衛風士妻紂衣纁袡見士昏禮餘皆無徵鄭風衣錦褧衣乃僭上無等不足以徵禮注疏謂庶人妻亦衣錦

襲衣不嫌與國君夫人同服大誤孔氏曾子問疏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蓋以意推之若如所云則國君夫人當揄狄而乃錦衣足知其所推者誤矣江氏以衣錦尙絅爲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亦無據

絞素二衣熊皇異說皇說爲優

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熊氏說臣用絞君用素皇氏說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案孔子素衣麛裘正是臣禮熊氏謂臣用絞顯然誤矣皇氏直斥玉

藻爲亂言亦不敢遽許其爲優賈氏聘禮疏謂主君麛裘用素衣爲裼使臣用絞衣爲裼說與熊氏相似陳祥道則以絞衣爲素衣譏鄭氏以絞爲蒼黃之色爲無據今考雜記大夫不揄絞鄭注亦云采青黃之閒曰絞後漢禰衡傳岑牟單絞之衣李賢注亦引鄭說云絞蒼黃之色當是古時有此蒼黃之色名曰絞至後漢猶然鄭氏據親見者而言陳氏譏鄭君無據而以絞爲素恐陳氏反無據耳金誠齋謂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爲縞之訛亦出傳會凡裼衣象裘色麛

裳色白而用蒼黃之紋衣裼之或記者別記所聞未可知也宜從蓋闕不必强爲之說

論語云端章甫似朝服又似元端服

論語鄭注云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皇侃義疏曰章甫殷冠也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衣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案緇色與元相類故緇衣亦通名元端章甫與委貌大同小異故委貌亦通名章甫端章甫猶言端委非禮亂也宗廟是諸侯祭祀之事會同是

諸侯自相會同之事祭祀則君大夫皆冕士爵弁無章甫而端則上下同之子華云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者會同之事端與章甫皆有宗廟之事有端有冕有弁無章甫子華連言之當云端冕章甫省冕字耳古人立文簡易如沽酒市脯不食省飲字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省后土字或謂宗廟之事是諸侯自相朝聘然諸侯相朝聘則皮弁服諸侯朝聘於天子冕服自相朝聘皮弁服不但無章甫亦並無元端故知此宗廟之事斷指祭祀而言諸侯之卿大夫入宗廟而助祭其服則元冕也大國之孤希冕元端緇衣也素帶元華

飾也纁裳一章剌黻文也赤韍而繪以山也纁屨也閻百詩曰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弗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謂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是宗伯之屬若魯語稱宗有司者赤謙而願爲焉案如閻說則小相是士士之服爵弁纁裳緇帶韎韐衣與屨與大夫同 任幼植弁服釋例曰會同之事其擯相服皮弁子華之言於禮似有未合案子華在聖門爲習於禮者豈得於禮未合彼謂擯相服皮弁者據諸侯自相朝聘耳今所言者會同則正宜端章甫端章甫卽端委也春秋僖四年會于陽穀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范甯注

曰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所謂衣裳之會也此正是諸侯會同服端委之明證金誠齋宗廟會同解曰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卿朝服大夫委貌士元冠案金氏此說最謬不知古者君臣同服又不信元冠即委貌委貌即朝服卿大夫於會同之事爲擯相其服則委貌也郎章甫

緇布端衣也素帶元華飾也素積裳也素韠也白屨也此郎卿大夫之朝服也夌次仲以元端爲士服以小相爲末擯謂子華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案此說可與閻氏說互相備考邢昺疏曰願爲小相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此以大夫士皆爲小相說較圓夌氏以元端爲士服不知君亦元端與卿大夫士同

也士唯緇帶爲異　宗廟會同講家或據天子而言

謂小相是諸侯非也諸侯助祭於天子公袞侯伯鷩
子男毳未有端章甫者諸侯會同於天子亦冕服無
端章甫也詩車攻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赤芾金舄
則是冕服矣周書王會解自天子至相者皆冕可證
也今云端章甫則是諸侯自相會同明矣左傳昭四
年楚子合諸侯于申宋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
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是諸侯會同古有是禮
向戌子產皆能習之子華所願學者卽是禮也下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宗廟會同是諸侯之事非

謂小相是諸侯也

以帛裏布非禮綃是綺屬則上服必是繚衣皇劉以爲元端誤

此因誤解以帛裏布遂致處處躓駁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鄭注曰狐青蓋元衣之裘鄭所云元衣即元端也若冕服之元衣則鄭云黑羔裘非狐青矣孔疏引劉氏皇氏亦以爲元端服賈氏春官司裘疏亦引此爲大夫士元端服元端之上服必布衣而內裼綃衣者上服用布裼衣不妨用帛文在

內也若裼衣用布裼衣之裏不可用帛惡其不相稱
也故狐青裘元綃衣鄭賈皇劉皆以爲元端服是上
服用布中衣用帛並無以帛裏布之嫌獨熊氏以狐
青爲六冕及爵弁服熊氏非矣蓋鄭氏以狐青爲功
裘謂人功微麤見司裘注則不以爲六冕及爵弁服必矣
孔疏取熊氏說圖考亦以皇劉爲誤是非未免顛倒
且鄭氏謂六冕皆羔裘圖考亦從之矣乃又惑於熊
氏之說何也

麛裘疑是記者廣言之夫子無此裘

魯人有麛裘之謗則夫子有麛裘也論語無麛裘禮
記無麑裘玉藻麛裘青豻褎鄭注引論語素衣麛裘
然則論語麑裘本是麛字蓋因麛爲鹿子而麑字從
兒遂致誤耳曲禮士不取麛卵周禮庖人秋行犢麛
爾雅釋獸鹿其子麛說文鹿部麛鹿子也是鹿子之
麛皆從弭說文麑字下云狻麑獸也狻字下云狻麑
如虦貓食虎豹爾雅亦同郭璞曰卽獅子出西域麑
與麛判然兩字亦判然兩物麛裘之麛不得作麑
守訓案麛裘字不得作麑觀鄭氏玉藻注及聘禮裼

降立注皆引論語作麛可知漢時論語原不作麑其誤作麑一則因字之從兒一則因兒弭古音同也然麛作麑相沿日久國語魯語獸長麑麌漢書貨殖傳蝝魚麛卵顏師古注麛鹿子也字或作麑又鹽鐵論掩捕麑鷇又古今人表鉏麛左傳作麑

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黃衣狐裘考引邢疏

邢氏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據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江氏從之是也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孔疏亦云尊貴者息民之祭服此狐裘而羔

羊疏又以爲兵服云兵事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引左傳臧之狐裘及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其說亦通然論語黃衣狐裘當指大蜡息民蓋夫子曾與於蜡賓旣蜡而息民故有是服金誠齋好與江氏鄉黨圖考爲難謂黃衣狐裘非蜡祭息民之服謂息民之祭輕野夫草服有司行事尊貴者不與焉然夫子不嘗與於蜡賓乎金氏又謂月令臘先祖五祀非周禮然夫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此非旣蜡而臘先祖於廟乎金氏蜡臘辨謂周有

蜡無臘謂禮運所言是既蜡而燕於寢謂左傳虞不臘矣是左氏見秦行臘祭因爲此說引朱子云左傳是秦時文字案此皆一偏之說也就令左氏果是秦人其博聞宏覽豈不知周人有臘無臘而漫言虞不臘乎況左氏卽左邱明與夫子適周觀書於周史者夫子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左傳非秦時文字也自後漢蔡邕應劭輩始謂蜡臘同祭而異名月令與左傳雖未可盡信要猶在漢以前左氏以周人說周制勝於後漢人多矣金氏又謂黃衣狐裘其用最廣

兵事之外又爲聘禮歸饔之服又爲大夫士冠昏禮及士相見之元端服今案聘禮歸饔韋弁服與兵服相似謂黃衣狐裘尚爲近是若元端服本用元衣狐青裘今謂用黃衣狐裘全無依據詩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戴東原謂是元端服誤也詩小雅狐裘黃黃今考之是深衣之裘論語與衣狐貉者立是也別有辨見養靜齋札記

古人有袒裼之禮考袒裼襲之異

圖考以裼爲袒袖非也觀其引以爲證者皆內袒之事於裼無涉蓋朝廷之上賓客之閒凡言裼者以文

飾爲敬尙威儀也玉藻不文飾也不裼檀弓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是袒爲去飾而裼爲致飾裼之非袒也明甚賈氏聘禮疏云吉凶皆左袒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吳季札左袒大射亦左袒此所引者亦皆肉袒大射唯君袒朱襦餘皆肉袒大夫與士射則大夫袒纁襦餘亦肉袒經言裼者見美也而廣引肉袒爲證豈有當乎敖氏繼公云裼者偏袒上衣而見裼衣也此卽鄭氏所謂袒而有衣曰裼不知君臣賓客之閒偏袒半身成何禮服夫袒而有衣者唯見於君射袒朱襦大夫射袒纁襦

然此名爲袒不名爲裼也說文袒衣縫解也裼袒也此亦誤裼爲袒然解裼爲衣縫解則甚確並非偏免上衣亦非袒出左袖賈氏聘禮疏曰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當言開衿前上服孔氏玉藻疏曰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此說亦是但多一重中衣耳裼衣之上別無中衣袒出祗當言露出孫氏禮記集解曰裼露也謂揭上衣之袵於內而露其中衣也襲重也謂舒其上衣之左袵以重於右襟之下而掩其中衣也此說詳明之至蓋古人禮服皆對襟於左襟

餘一寸爲袵以爲襲裼之節也

經傳凡言袒者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襢裼者袒而有衣也

經傳連言襢裼者亦皆肉袒詩襢裼暴虎孟子襢裼裸裎皆肉袒也古襢字本從肉說文膻字下云肉膻也從肉亶聲引詩膻裼暴虎是襢本作膻本作膻變文作襢省文作袒只是一字說文分膻與袒爲二而解袒爲裼恐誤爾雅釋訓襢裼肉襢也此皆襢裼連言與單言裼以見美爲敬者迴別若肉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此言不有

敬事不敢袒亦不敢裼也與他處袒裼連言者文別諸家言袒裼率多牽混今爲辨之曰開前襟則爲裼袒左臂或右臂則爲袒經凡言裼者致飾也是故臣裼每日常朝君臣皆裼賓裼賓唯執圭不裼迎賓裼主人唯受圭不裼凡言袒者去飾也是故射袒喪袒割牲袒

大裘則無別衣裼之考裼襲質文相變之異引玉藻疏

康成謂大裘之外止有元衣司裘疏引鄭志禮家已辨其非此云大裘則無別衣裼之尤誤也古人服裘毛向外故玉藻曰表裘不入公門爲其褻也況以表裘祭天

而可乎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之袞
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
不裼不裼者襲也祭天之禮盛禮也大裘不裼充美
也充美者充其美於內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而有敬事當袒裼注疏無明文
子在父母之所若命之射則當袒經云子事父母右
佩玦捍注曰備尊者使令是也若有賓客傳命之事
或賓主人皆裼則已亦當裼凡衣深衣者無裼法深衣
有曲裾其下衣裳連其上無上服故無裼法子事父母端韠紳端則容有

裼時矣婦事舅姑袒裼未聞經但連言之耳婦人之衣連衣裳制與深衣同亦無裼法問喪曰婦人不宜袒

大夫羔裘以居 裘制雜考引詩羔羊傳

大夫以羔裘爲朝服不以爲燕居服羔羊詩云退食自公言大夫服此羔裘退自公所也毛傳云羔裘以居誤矣孔疏亦知其誤而圓其説曰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於朝廷不成辭

諸侯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 詩檜風羔裘疏

玉藻不云天子狐白裘而云君衣狐白裘兼諸侯在國者言也已說見前天子視朝狐白錦衣諸侯在國以天子視朝之服視朔亦狐白錦衣論語素衣麑裘諸侯之大夫耳檜風疏拘於凡在朝君臣同服謂諸侯視朔亦麑裘無狐白裘不知君臣同服只是同色天子視朝錦衣狐白裘天子之卿大夫亦得衣狐白而不錦衣則素衣狐白裘熊氏曰卿大夫衣狐白者當素衣爲裼是也士不衣狐白則素衣麑裘是天子之朝同色卽是同服也諸侯在國視朔錦衣狐白裘大夫

士皆素衣麛裘以同色爲同服又何疑乎况檜君既
好絜衣服則以狐白視朔必也疏又曰狐靑乃人功
粗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今案鄭氏司裘注曰
功裘人功微麤狐靑麛裘之屬是狐靑麛裘等麤耳
檜君不服狐靑獨服麛裘乎古人服裘之差最重黑
羔與狐白故諸侯以黑羔爲朝祭之服以狐白爲視
朔之服次則狐靑故以爲元端服黃狐賤故大夫士
以爲燕居之服蜡祭息民亦黃衣狐裘者但取草木
黃落之意非爲其貴而用之也都人士疏曰狐之黃

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是也諸侯朝服以黑羔燕亦黑羔燕禮記曰燕朝服於寢是燕服即朝服也檜風羔裘序曰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遊燕謂遨遊燕樂非燕禮之燕遊燕之服於禮無徵或者可用狐黃孔氏曰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今案元端用以齊不可用以遊燕深衣之裘則狐黃是矣都人士狐裘黃黃即遊燕之服也說詳養靜齋札記臺笠緇撮下檜君乃以視朝之黑羔裘逍遙遊燕序所謂好絜衣服逍遙遊燕也而以

遊燕之狐黃裼朝序所謂不能自強於政治也言其重於遊燕輕於裼朝非謂狐黃重於黑羔也鄭箋云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孔疏亦謂檜君好絜衣服故黃衣狐裘是直謂狐黃美於黑羔矣誤甚

明衣無考 明衣考

明衣布僞孔注曰以布爲沐浴衣范氏曰明衣布者浴衫也皆據玉藻衣布晞身爲說然衣布晞身者浴竟則著之以俟其身之晞既晞則易去之矣朱子曰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必有寢衣註曰齊不可著明衣而寢是以明衣爲齊時晝日常著之衣非睎身之浴衫也今當以朱子爲準疏家所謂朝祭之服先著明衣是也邢昺緇衣羔裘疏曰凡祭服先加明衣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孔氏詩羔羊疏曰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賈氏聘禮裼降立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賈云禪衫即孔邢所云明衣也戴東原曰近體禪衣曰明衣蔡仁錫曰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禪衫於祭服謂之

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據此諸說則明衣卽汗衫詩謂之澤無衣曰與子同澤毛傳曰澤潤澤也鄭箋作襗曰褻衣近污垢孔疏曰褻衣近污垢亦曰小衣亦曰汗衣釋名曰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然則所謂明衣卽近體之小衣以其受污垢而特易之以明潔也圖考引士喪記襲尸之明衣誤矣陳祥道禮書亦同此誤

紺緅考

紺緅皆赤黑之閒色

緅爲赤黑紺爲青赤非赤黑也注疏以紺爲元固誤

圖考亦識緅而不識紺金誠齋好與江氏相攻擊而亦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蓋金氏誤以元爲青赤故不知紺爲青赤　說文糸部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曰揚當作陽猶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考工記疏云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乃爲紺入黑乃爲緅矣　案段氏此解甚確青爲東方木色非黑也染青者以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詩小雅終朝采藍鄭箋藍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故淮南

子云青出於藍今案說文綠帛青黃色也縹帛青白色也繱帛青色也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合諸色觀之紺之非黑甚明（金氏謂漢儒所謂青即黑然說文於綠縹繱皆言青安得謂青即黑）惟紫字解云帛青赤色也此誤以黑爲青段注曰青當作黑此作青者蓋如禮器注所云秦二世時語民言從之至漢末猶存與許說必無誤轉寫亂之耳（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青素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黑爲青青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今案漢承秦俗以黑爲青者往往有之相沿至今猶存此語先儒以紺爲元亦由此而誤也僞孔論

語注紺齊服盛色邢疏云紺即元色引賈氏考工記疏曰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今案論語孔注非出安國手其以紺爲齊服盛色者妄也賈引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今考淮南子俶眞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而無以涅染紺之文賈氏誤記淮南遂謂以纁入黑則爲紺邢氏又弗深考依用賈說以證僞孔之以紺爲元展轉相因幾無有能識紺者矣趙岐藍賦序曰余道經陳留土人皆以種藍染紺爲業是以藍染紺臺卿嘗目驗之安得有以涅染紺之事

廣雅碧縹紺緑緅緅緅蒼青也王懷祖疏證曰青東方色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皇侃疏引鄭注云紺緅元之類也　案廣雅目諸青類非元類也碧縹紺緑緅緅蒼皆青類唯緅非青類釋文引字林云緅帛青色亦誤以黑爲青耳廣雅青類有緅字當作衍文鄭注論語紺緅元之類紺緅與元皆赤見於外故曰類非謂青相類也疏證又曰黚黑也紺與黚義相近案此說亦誤廣雅方目青類豈容雜一黑類廣雅下文云黴黰黸黚黑也此目諸黑類與上文青類判然

不同上文緅字宜在此誤脫在彼說文黑部黚淺黃黑也黚爲淺黃黑紺爲深青揚赤音同而義不同也說文纔字下云帛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此紺字誤當作黚爾雅釋鳥翠鷸郭注曰紺色案翠鳥之色爲紺色則紺爲青赤非黑赤亦一證也

鴻恩案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深青而揚赤色者謂之紺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林云紺青赤色也皆可爲證

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考工記疏

論語紺緅連文從古皆無異說墨子節用篇曰冬服紺緅之衣亦可爲紺緅連文之證僞孔注論語誤解緅色爲縓色錢曉徵陳恭甫皆謂孔本論語本是縓字就令果是縓字亦是孔本之誤不得改紺緅爲紺縓也

古絳字與紅同音卽紅也紅紫考注

絳古音讀紅然絳爲赤黃之雜紅爲赤白之雜其色實不同也夫子不以紅爲褻服則不以爲禮服可知而絳則一染之縓可用爲練服之飾三染之纁且用

爲冕服之裳則絳之非紅斷然矣染絳者以茜即茅蒐詩謂之茹藘一染謂之縓微黃而已並不見赤再染則黃而微赤謂之赬三染赤黃雜謂之纁通謂之絳與赤白之紅迥然不同乃既夕記鄭注云縓今紅也郭注爾雅亦云縓今之紅也劉熙釋名云紅絳也紅與絳相亂矣今之以紅藍染者亦先去黃汁染之則爲紅再三染之亦能成大赤

寢衣之制無考或是夫子特製之以爲齊時之用寢衣考

寢衣偽孔注曰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也引論語長

一身有半廣雅寢衣衾𧝝被也詩小星疏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漢唐諸儒皆以寢衣爲被然寢必有被常耳鄉黨不當瑣瑣記之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從之始以爲齊寢之衣毛西河不從齊寢之說謂此節非錯簡其稽求篇曰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又設爲問曰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答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案此說必有二字殊費解如毛說當云寢衣長必一身有半今云

必有寢衣明是他人不必有寢衣然則寢衣若是被當依朱子爲齊時之用若非齊時所用則寢衣非被也或有依文解之者曰此節非錯簡長字不必讀去聲有半之有亦不必讀作又蓋夫子雖寢亦不全身裸露必有寢衣其長止有一身之半今人之寢猶有著此衣者但他人不必有夫子必有案此可備一說又案被之長短廣狹經無明文說文被字引論語長一身有半是謂平時之被皆長一身有半似太長士喪禮緇衾赬裏鄭注曰凡衾制同五幅賈疏曰此無

正文喪大記云紟五幅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今案紟用五幅者尸襲三稱士襲三稱大夫五稱侯伯七稱公九稱天子十二稱小斂衣十有九稱尊卑同非用五幅紟不足以裹尸若平時亦用五幅衾似太闊

上帶爲革帶紳帶考引左傳疏

左傳帶裳幅舄杜注曰帶革帶也孔氏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又鞶厲游纓注曰鞶紳帶也正義曰上帶爲革帶故鞶爲紳帶　案此注疏皆誤也傳言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則此帶即紳帶若革

帶不過用以繫佩而已不足以昭其度也鞶厲游纓傳曰昭其數也此鞶當爲繁纓之繁即周禮巾車之樊巾車云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鄭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士帶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 玉藻疏

此疏亦誤玉藻士帶二寸再繚四寸再繚於要也君大夫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之亦博四寸非謂垂者又反屈向上也其垂下又反屈向上又垂而下者經謂之精士帶未有言精者

衡在中牙在旁 佩考引大戴禮注

戴東原再與盧侍講書曰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衡在中牙在旁通解此注璜在旁衡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案鄭氏玉藻注曰衡牙在中以前後觸疏謂前後觸璜是亦謂衡牙在中璜在旁也大戴禮注作衡在中牙在旁誤

珠孔細非組綬可貫鄭注大戴謂琚瑀皆爲玭珠又謂是玉其說不定

大戴禮北周盧辨注見北史本傳盧辨字景宣 非鄭注也

戴東原按大戴禮記後語盧雅雨大戴禮記序皆已有辨此注謂琚瑀皆爲玭珠非也說文琚佩玉名瑀石次玉者是琚瑀皆爲玉舊圖有琚瑀又有玭珠江圖易之但以組綬貫衡璜衝牙中貫琚瑀而無玭珠任氏弁服釋例已辨其非

佩象環在去魯之後

孔疏謂失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與事佩示已無德與事也又曰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爲環者示無德事也五寸法五行也案此皆傅會之說也孫敬

軒曰環玦之屬古人所常服故晉獻公賜太子申生以金玦叔孫穆子之子孟丙見於公公與之玦而佩之經解云行則有環佩之聲孔子佩象環蓋以象之貴次於玉故以爲燕居之佩其取節於五寸者亦大小之度宜然耳注疏之說鑿矣案孫氏謂孔子象環是燕居之佩是也孔子去魯之後失司寇其後季康子以幣召孔子則已復其官矣大夫七十而致事孔子反魯之時年已六十八歲故歸魯之後因而致事惟國有大事乃與聞之故左傳冉求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鄉黨吉月必朝服而朝既朝服則必佩事佩德佩矣

端衣元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衣服餘事引家語

端衣元裳齊服也乘軒大夫也然大夫以元冠齊家語言冕則王肅之誤也荀子及大戴俱作冕而乘輅乘輅則諸侯也然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是諸侯亦以元冠齊其言冕亦誤也食葷家語作食焄荀子大戴作食葷

後學丁世曦校